

## 第一章 蟲靈守護者

「姊姊，妳醒醒，妳已經睡夠久了，娘擔心妳，快醒醒！」

朦朦朧朧間，一個稚嫩的聲音在耳邊反覆迴盪著。

姊姊？家中只有她一個孩子，爸媽早就過世，扶養她長大的外婆也過世了，沒有其他家人，哪有什麼娘……

巫綾茉不耐煩的回覆那個稚嫩的聲音，但那個孩子似乎沒有聽懂她說的，還是不斷地喊著她。

她不堪其擾，緩緩睜開眼，還沒來得及看清楚眼前的一切，一張小男孩的臉蛋就湊到她眼前，與她只有一指的距離。

巫綾茉嚇了一跳，問著，「你是誰？」

一直趴在床邊的小男孩見她醒來，驚喜的睜大眼睛，綻放出開心的笑容，「太好了，姊姊，妳終於醒了！隔壁的嬸子說的沒有錯，只要我不斷在妳耳邊喊妳，妳便會醒來，她果然沒有騙我！娘一定會很開心的，我這就去告訴娘。」說完他便蹦蹦跳跳的跑出去。

「欸，等等！」

巫綾茉根本來不及喊住他，小男孩已經跑得不見人影。

忽地，她的腦子像是被釘入一根釘子，劇烈的刺痛瞬間傳來。

她吃疼的摀著腦袋，一幕幕不屬於她的記憶飛快地竄進腦海，是原主鄔琳沫的。鄔家在鳳陽城是數一數二的富豪，約莫在二三十年前，老太爺鄔文只是林邊村學堂的教書先生。

鄉下能讀得起書的孩子就那麼幾個，所收束脩十分有限，每年靠那麼一點束脩養活一家子，若不是常有村人送菜送食物，常常有一頓沒一頓的。

鄔文的二兒子鄔立飛自小較不受讀書，喜歡到處遊蕩，不像老大鄔立仁那般受人稱讚，被寄予光宗耀祖的厚望，兩兄弟經常被拿來比較。

十五歲的鄔立飛正是發育的年紀，他受不了母親總是將食物留給大哥，自己每天只能吃粗糠，想要吃飽得自己想辦法上樹掏鳥蛋下水抓魚。

一日不知道從哪裡聽到有人招募船員，要前往一個叫做顛羅鮮的國度。鄔立飛原就不甘心永遠一事無成，被大哥踩在腳下，這個消息對他來說是一個鹹魚翻身的好機會，一旦成功就可以過上不一樣的日子，他說什麼也不會錯過。

鄔立飛想著怎麼說服母親讓他出海，卻得知母親已與鎮上一戶大戶人家談好，將他以八十兩銀子的價格賣給那戶人家當長工，為期五年，換取給鄔立仁參加科舉的費用。

他頗為不滿，五年不短，科舉三年才一次，誰能保證鄔立仁一次就能考上？以母親心偏到沒邊的性子，肯定會在鄔立仁落榜後，馬上將他繼續簽給東家做牛做馬，給大哥籌措讀書費用。

以鄔立仁那種自私的性子，就算通過科考當官，也絕對不會照顧他，還很有可能反踩他一腳。

與其被母親及大哥利用，一輩子沒有任何出頭的機會，不如出去闖一闖，不成功

就死在外頭，也好過懊悔一輩子。

打定主意，同時打探好招募船員的地方，當晚鄔立飛便拿著兩件破衣服，趁著天黑偷偷離家，這麼一走就是十幾年。

也許是老天爺的厚愛，鄔立飛工作閒暇時會拿幾本上船前在路邊撿到的書翻看，被船東家瞧見，知道他識字，便將他叫到身邊學習紀錄帳務、書寫航海記事等等。他就這麼一直跟著船東家，不只多次出海，更走遍大江南北做生意。

直到十五年後，船東家因為支持的人犯了事，自知自家在劫難逃，來找鄔立飛，讓他趕緊帶著妻小離去，同時將一個剛出生的小男嬰交給鄔立飛，要他無論如何都要善待這孩子，把這孩子當成自己親生的。

鄔立飛隱約知道東家應該是在皇權之爭中站錯邊，遭到了清算，而這小嬰兒有可能是某位權貴或是大官的血脈。

不願辜負東家的信任，他承諾定會將小嬰兒當成自己的兒子般疼愛，扶養他長大，便帶著妻女還有那小嬰兒回鳳陽城。

他安頓好妻女，用著這些年累積的財富與人合夥包了艘船，置辦一船的陶器、絲織品、茶葉等等商品前往海外做買賣，賺進大筆銀子。

只是因為政局紊亂，連帶的海上生意也不平靜，走了幾趟船後，他便改走陸路，組了支商隊專門出關與關外那些外族做生意，也是賺得鉢滿盆滿。

只是好景不常，約莫四年後，已經成了寡婦的鄔老夫人不知道從哪裡得知小兒子發大財，打聽到鄔立飛的住所後，趁著他在外面做生意，帶著始終考不上，至今還在作著狀元夢的鄔立仁一家大小，一聲招呼也不打就住進他所購買的宅子。她用婆婆的權威壓制二媳婦許氏，當起掌權的老夫人，說只有長子才能居住東邊，要將二房一家從原本住的東邊院子趕到西邊。

許氏不同意，但是鄔老夫人那渾不吝的性子，在外頭又哭又鬧，四處散播二房兒子媳婦不孝，一走十幾年沒有盡過一點孝的流言。

這時鄔琳沫已經十二歲了，再過三年就要議親，名聲若是被破壞，日後別想找到好人家，許氏只能先屈服，其餘等著丈夫回來再處理。

沒有想到鄔老夫人住進來後，見鄔奕軒生得與他們不像，指控許氏偷漢子。

為了這事，鄔立飛回家後跟鄔老夫人吵了一架，一氣之下不小心說出鄔奕軒是他們收養的。

鄔立飛說不管怎樣，鄔奕軒對他來說就是親生的，要鄔老夫人不許再提此事，對此事保密，尤其是鄔奕軒，他不希望兒子知道。

鄔老夫人便以此要脅，讓鄔立飛不僅必須養她這個老母親，還必須供養鄔立仁的束脩、參加科舉的費用，還有大房一家老小的開銷，更必須將管家權力交給自己大媳婦，二房只能每個月領月俸過日子。

鄔立飛只能咬牙同意鄔老夫人各種不合理的要求，委屈自己的妻女。

鄔老夫人帶著大房的人在鄔立飛家裡作威作福三年左右，忽然有一天，鄔立飛經商失蹤消息傳回。

鄔老夫人早就想將鄔立飛的龐大家產弄到手轉給鄔立仁，此番他失蹤正好是個好

機會，她便做做樣子派兩人到出事地點意思意思找尋一番。

一個月後，依舊沒有鄔立飛的消息，鄔老夫人表示鄔奕軒不是二房的親生兒子，鄔琳沫又是個姑娘，無權繼承家業，許氏未經她這個做母親的同意嫁給她兒子，她不承認許氏這個媳婦，毫不留情將他們二房一家全部趕出去，只允許他們收拾一個包袱的衣物。

鄔琳沫氣不過，不聽許氏的勸阻，找鄔老夫人理論，不僅沒有討要到公道，在爭執中還被大房的族兄失手推倒撞到梁柱，當場血流如注昏了過去。

鄔老夫人見狀，忙命人將三人趕出門。

許氏嚇壞了，顧不得再與婆婆理論，背著鄔琳沫趕往醫館救治。

經過醫館的救治，血是止住了，但鄔琳沫卻依舊昏迷不醒，醫館的大夫語重心長地告知許氏，病人有可能永遠醒不過來。

躺在醫館裡日日要銀兩，以現在三人的處境，不如省下這銀子，先找一處安身好照顧昏迷的鄔琳沫。

許氏這才想起丈夫每次出遠門前跟她交代的事情，請了馬車帶著一雙兒女離開鳳陽城。

才剛失去丈夫，現在連女兒都有可能從此昏迷不醒，許氏悲慟不已。

鄔家這些事情一部分是鄔琳沫自己的記憶，一部分是她從父母口中得知的，巫綾茉回想下來，只能說這一家子真是精采，夠狗血。

只是……這跟她有什麼關係，為何鄔琳沫的記憶會出現在她的腦海？

等等，這裡是哪裡？就算她跌下山谷，被山裡的居民救了，可屋子再怎麼原始破舊，都該有一兩樣現代化設備，不要說那扇木門充滿古風，這裡連照明都是點油燈，還有妝奩跟銅鏡，這是哪戶人家使用的物品，竟然如此的復古？

巫綾茉只顧著感到困惑，卻沒有往其他方面想。

這時，虛掩的門扇被用力的推了開來，一名臉頰凹陷、滿臉憔悴的婦人三步併兩步的衝到巫綾茉的身邊，臉上是掩不住的驚喜與興奮。

她枯瘦的雙手顫抖地捧著巫綾茉的臉蛋，喜極而泣，「沫兒，娘的好女兒，妳終於醒了，娘擔心死妳了……萬一妳跟妳爹一樣，那叫娘跟怎麼活啊……」

等等，什麼爹啊娘的？現代人都叫爸媽了，誰還會用這麼古代的稱呼！

不對，這位婦人還有旁邊那個小豆丁身上穿的怎麼是古裝？

巫綾茉一愣，這時才驚覺異狀，連忙推開許氏的手，猛地坐起身，驚恐地看著自己身上的衣物。

許氏有些不解的看著一臉錯愕的巫綾茉，「沫兒，妳怎麼了？快告訴娘，妳怎麼了？」

「我……」巫綾茉驚駭的側過頭看著許氏跟鄔奕軒，突然間一個想法竄進腦海，她整個人瞬間籠罩在一片惶恐之中，扯著乾澀的喉嚨吃力地問道：「鏡子，有鏡子嗎？」

「有，有，沫兒，妳等等。」

鄔奕軒一聽，馬上跑到櫃子前，將放在上頭的銅鏡拿過來交給她，「姊姊，給。」

她不安的接過銅鏡，睜大眼睛想看清楚鏡子裡的自己，一看，手中的鏡子差點摔了出去，她……她怎麼變臉了……

巫綾茉蒼白的臉色變得更難看。

許氏緊張不已，連忙扯著一旁的鄔奕軒，「軒兒，你快去請大牛叔上回春堂請大夫過來，記得讓他告知大夫，你姊姊已經醒了，但是狀況很奇怪，請大夫趕緊來一趟。」

「好的，我這就去。」鄔奕軒一溜煙的跑得不見人影。

母子倆的對話巫綾茉完全沒聽見，她一個勁的陷入自己的思緒裡。

穿越，這種誇張又狗血、她根本不相信的事情，怎麼會發生在她身上？

這時，有關鄔琳沫的記憶又像潮水一樣湧進她的腦海中，她搞著發脹到幾乎要爆掉的腦袋，只覺得頭疼不已。

許氏連忙扶著她躺下，「沫兒，先歇息，忍耐一下，大夫馬上就來。」

「水……給我水……」巫綾茉吃力的發出聲音。

「妳剛醒來，不能喝涼白開，灶房裡煮著熱水，娘過去拿。」許氏替她拉好被子後，急匆匆的往灶房前去。

待腦袋的痛楚平息後，巫綾茉這才有辦法冷靜的思考為何會發生這種事。

她記得她跟表姊一起去爬黃山，然後她失足……

不，她不是失足，她是被表姊推下山谷，被表姊謀殺！

記憶回到當初，表姊巫靈莉約她一同前往大陸旅遊，並安排了黃山行，她沒有多想便答應。

她們費了好一番功夫和體力，好不容易爬上山頂，表姊見四周沒有其他遊客，便提議讓她站到崖邊，要替她拍幾張絕美的美背照。

她不假思索地往前走，貼近到只有用鐵鍊圍起來的崖邊。

就在她高舉著雙手擺姿勢時，從後面被人用力的撞擊，她一個不穩往前摔下山崖，千鈞一髮之際反手抓住了鐵鍊，整個人吊在半空中。

她以為表姊上前是要拉她上去，沒想到表姊卻拿出預藏的刀子，毫不留情地往她抓著鐵鍊的手刺下，還寒著臉對她怨懟道——

「巫綾茉，為何有我還要有妳，外婆為何如此偏心，選妳當守護者，妳要怨就怨那老太婆吧，只要妳死了，蠱靈的靈力就會轉移到我身上，蠱靈就是我的！」

話落的同時，表姊手中的刀毫不留情地再次往她的手刺下去——

她瞬間明白這一切都是表姊計畫的，巫靈莉怨恨她繼承了蠱靈，傳承了巫家那股神祕的力量。

他們巫家是神祕而古老的製蠱家族，傳說自遠古時期，先祖們便已經開始製蠱，至於有多遠古已不可考，她從來沒當真過，只當這些都是傳說。

不過有一件事卻是真的，便是蠱靈。

一般人只知道蠱，厲害一點的蠱稱為蠱王，沒有人聽過蠱靈，可祂卻是千真萬確存在的，經過了數百代的傳承，就存在她的身體裡。

巫家的蠱靈只傳女不傳子，隔代會出現一個血統適合蠱靈寄生的女子，這女子日

後就是蠱靈的守護者。

每一代的守護者大限將至時，蠱靈便會開始尋找新一任守護者，在這之前沒有人知道下一任守護者是誰。

繼承蠱靈的女子會擁有操控蠱及威壓邪蠱的能力，不只如此，更擁有另外一種玄奇而神祕的力量。

只是這力量究竟是怎麼回事，一直以來就是個祕密，連守護者都不知道，每一代交接給新任守護者的都是同一句話——置之死地而後生。

這句話淺顯易懂，可始終沒有人能夠參透它究竟想要透漏或是帶給他們什麼訊息，就這樣謎一般地流傳下來。

到了她們這最年輕的一代，有些神奇，經過測試，竟然出現了兩個擁有神祕靈力的血脈，就是她跟巫靈莉。

她自小便沒了父母，由外婆帶大，外婆又疼她，不逼她學習任何才藝，一切隨興發展，因此性子少一根筋又大刺刺的，功課並非頂尖，只能算中上程度。

巫靈莉可不同，她自小在阿姨的刻意栽培督促下，各方面表現都是頂尖的，又是醫學碩士，人長得更是漂亮。

集智慧、能力與美麗於一身的巫靈莉一直篤定外婆最後會選她為守護者，其他人也是深信不疑，卻不知自古以來，繼任的守護者都是由蠱靈自己決定的。

最終，蠱靈選了她作為蠱靈守護者。

這個結果讓眾人跌破眼鏡。

在一個特地挑選出的夜晚，只有她們祖孫兩人舉行傳承儀式，經過一連串類似作法，朗誦咒語祈禱的儀式後，外婆劃破手腕上那個紅色的圖騰，將寄身在體內的蠱靈取出，植入她的體內。

令她感到驚訝的是，當蠱靈進入她體內三天後，她手腕上也隱隱約約出現了與外婆手腕上相同的圖騰。

外婆在傳承蠱靈後一個月過世，她成了巫家新一代族長，繼承所有不外傳的製蠱祕術和巫家龐大的家產。

當初外婆公佈結果後，巫靈莉開心的向她道喜，因此她絲毫沒有想到巫靈莉對她懷恨在心，甚至動了殺念。

巫綾茉思緒回籠，又想起掉下山崖前的場景。

就在巫靈莉手中刀子再次刺來同時，她反手抓住對方的手，將巫靈莉一起拽下山崖。

所以她是掉下山崖後穿越？她穿越了，那跟著一起掉落的巫靈莉不知怎麼樣了？至於她為何因此穿越，可能就如同小說所寫的，她是上天的寵兒，老天爺看不過去，所以又給了她一次重新的機會。

只是，也不知道蠱靈是不是跟著她的肉體一起消失在這世上……

想到這裡，巫綾茉下意識摸著另一手的手腕，一股隱隱的刺熱感自那處傳來，她疑惑的抬高手看著發出熱源的手腕，見到那隱隱約約顯現的紅色圖騰，驚得自床上彈坐起。

這不就是蟲靈嗎？怎麼也跟著她一起穿越了？

「沫兒，妳怎麼又坐起來？」

巫綾茉連忙斂下心頭的震驚，掩下袖子不讓許氏看到她手腕上的圖騰，「我躺下後覺得全身痠痛，所以又坐起來。」

「來，先喝些溫開水，讓嗓子舒服些。」許氏將杯子放到她嘴邊餵她喝，「這麼多天，妳該餓了，等等先喝些粥暖暖胃。」

見女兒似乎不再頭疼，她吊在半空中的心總算可以放下。

「好……」巫綾茉有些遲疑地看著送到她嘴邊的開水，前世她已經二十五歲，讓一個年紀看起來比她大沒幾歲的婦人餵水，實在尷尬。

但這是鄔琳沫的母親，任何的彆扭她都只能暫時壓下，當一個乖女兒。

每個月的初一、十五是山川鎮趕集的日子，鎮上人來人往，街頭上車馬輻輳，叫賣聲此起彼落，趕著採買、逛街的人是摩肩擦踵，熱鬧不已。

身著一襲藏青錦袍的上官瑾靠坐在窗台邊，一雙深邃漂亮卻帶著一抹凌厲的丹鳳眼斜睨著下頭的車水馬龍，兩指夾著茶杯飲著，等待手下到來。

約莫半刻鐘後，門上傳來一陣敲門聲音，緊接著是刻意壓低的低沉嗓音，「少主，屬下聽風求見。」

「進來。」上官瑾微瞥了眼門扇。

身著水色短打的男子入內，抱拳作揖，「屬下聽風見過少主。」

上官瑾掃了眼看起來神色有些疲憊的聽風，「三年不見，可好？」

「感激少主關心，屬下……很好。」聽風聽見少主對他的關心，心頭頓時一陣感動，但卻不敢如實說道，只能騙他很好。

「進煉獄營的可沒聽過哪一個說自己很好，不過三年，莫不成你也學會跟我撒謊了？」上官瑾冷聲質問。

三年前上官瑾外出遭到暗殺，身為隨身隱衛的聽風原本該像個影子一般在他背後保護他的安危，卻被其他殺手引開，防衛出現了漏洞，讓埋伏的另一名殺手有機可趁，千鈞一髮之際，他的師妹衝出來替他擋了一劍……

聽風失職，身為家主的上官辰下令送至煉獄營接受懲罰，除非是他或兒子上官瑾有令，聽風才能離開煉獄營。

聽風立馬單膝跪下，抱拳緊張的解釋，「屬下不敢……屬下犯了過錯，未能保護好少主，屬下應該受到懲罰。」

「起來吧，我今日將你提出煉獄營是有事問你，要你去辦。」

「少主請吩咐，聽風萬死不辭。」聽到這句話，聽風神情激動，差點掉出眼淚。三年了，少主終於想起他，親自到位在煉獄營附近的山川鎮來接他，他還以為他就要死在煉獄營裡。

「我記得你是鳳陽城的人，家中還有弟妹，對吧？」

「是的，屬下是鳳陽城梧桐鎮的人。」

「我現在要你藉著回鄉探親的名義幫我打聽一件事。一年多前，我無意間聽到了一個消息，說鳳陽城有個婦人是位蠱師。」

「蠱師？」聽風頓時一頭霧水。

上官瑾沉點下顎，「她手上有著傳說中的黃金藥王蠱。」

「黃金藥王蠱？」聽風覺得這蠱的名字很耳熟，皺眉回想了一下，一下便想起，這藥王蠱不就是三年前白姑娘的奶娘拿出來救治她的藥嘛，不過當年她服下的似乎是稱做藥蠱。

當年白姑娘為少主擋那一劍，就是吃了那藥蠱才得以保住性命，為何少主現在又要這個黃金藥王蠱，莫非少主得了什麼不治之症？

「三年前靠著藥蠱保住了雪兒師妹一命，但卻無法真正有效為她續命，因此這兩年多來，我一直四處打聽是否有其他藥蠱的下落，半年前甚至親自前往苗寨求藥，苗寨寨主說數百年前黃金藥王蠱就已經不存在，連碩果僅存的藥蠱也全死光了。」上官瑾一嘆。

「他在我離開寨子前，帶我進他們的聖地看了自古傳承下來的版畫，其中一個版畫上頭刻劃著蠱靈以及黃金藥王蠱，他告訴我版畫上畫的是一個失落傳說。數百年前，他們寨子裡的藥蠱並不是最強的，上頭還有黃金藥王蠱，但最強的是蠱靈。蠱靈不只擁有靈力，能解百毒，更有起死回生的功能，剛過世的人只要在一刻鐘內服下蠱靈的血便能活過來。

「只是兩者早在數百年前的一次叛亂中消失，從此他們寨子的人再也沒見過這兩樣傳說中的聖物。至於藥蠱就比較簡單，功力高強的蠱師都能製作，很可惜的是藥蠱的養成製作方式已經失傳，苗寨也沒有人能夠養出藥蠱。」

「白姑娘一定要用黃金藥王蠱才能續命？」雖然對於主人的話不能質疑，但聽風還是忍不住問道。

上官瑾有些無奈的點頭，「當年雖然用藥蠱保住了師妹性命，但她身子虛，不時暈倒，經過太醫院院判的診斷得知，當年師妹替我擋下那一劍，傷及根本，加上那器物抹了一種會侵蝕精血的奇毒，這毒不會要人命，卻會讓人不斷缺血昏倒。師妹暈倒的情況愈來愈嚴重，若想完全根治，必須再服下一只藥蠱，抑或是藥效更強大的黃金藥王蠱，才有辦法解毒。」

聽風明白地點點頭。

「這三年來無數的仙丹妙藥皆往師妹那送，卻不見其起效，我從苗寨回京途中無意間聽到一個消息，鳳陽城附近有一位婦人養著黃金藥王蠱，有人親眼看過那婦人拿出一只像金蟬的蟲蠱，放置在只剩一口氣的人胸口上。不一會兒，那隻金色蟲蠱變黑，而原本只剩一口氣的人，臉色恢復紅潤，更能大口喘氣，活了過來。婦人還說那蠱可以救治百病，這世上沒有救不了的人，只要還有一口氣，都能起死回生。」

聽完上官瑾說的，聽風瞬間可以理解他心中想法，「所以少主才想找這位婦人，她所養的蠱可能就是傳說中的黃金藥王蠱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聽風頓時有些不知道該怎麼安慰自家少主，少主寧願欠全世界的人，也絕對不會願意欠師妹白絮雪的情。

少主心裡很清楚，白姑娘對他一直有著別於師兄妹情誼的感情，但少主自始至終將白姑娘當成師妹，沒有絲毫男女之情，絕對不可能因為救命恩情而娶師妹。更別說少主自小便有婚約，這婚約還是當年家主為了報恩親自定下的，家主絕對不可能答應他們的婚事。

當年家主還曾經當著所有的人面說過：「除非未婚妻身亡，否則任何人都不可以毀掉這門婚事，包括他自己。」

只是少主的未婚妻究竟是誰，連少主自己都不清楚。

聽風微眯著眼眸看著上官瑾有些沉重的神色，心下一凜，做出決定。

他不能讓少主對白姑娘感到愧疚，就算掘地三尺，他都要找到那位婦人來報答少主。

他抱拳，「少主，就算要翻遍鳳陽城附近每一寸土地，屬下也一定會替少主打聽到這位婦人的下落。」

CRESCENT